第二部——

岩波書店

大正二年【一九一三】——昭和二十一年【一九四六】



於神保町的書店前　1917 年 1 月

第四章／舊書店開業

——舊書按標價出售

首先是成為商人的動機，這還是讓岩波自己說吧：

當時，為理想而奔忙的我不滿學校的經營方針，也曾想過開辦私塾，可左思右想之後，還是認為像我這個連信仰也沒有的人，應離開除誤人子弟之外別無他能的教育界。而對當時三十元的月俸（實際上是三十五元），我沒有絲毫的不滿。我還記得，為節約往返十四錢的電車費，我從大久保走到神田，但吃驚地發現鞋子破損嚴重，便選在早晨打折時間乘車，以往返五錢的電車費解決問題。

岩波的確有「誤人子弟」的意識，他雖然也痛感教育之難，但他喜歡這個詞，前後曾反覆使用。但放棄教職的根本原因，是他內省之後，自覺沒有信仰的自己沒有資格教人子弟。這正如岩波自己的告白，他說，其他的比如教育上的理想呀、主義呀、感動呀、獨立等理由與此相比都不充分。實際上，在教育者當中，可能很少有人能像神田高等女校時代的岩波那樣熱情、勤奮、不計報酬地投身到教育事業中。但這種緊張和專注慢慢鬆懈，激情日漸淡薄，使岩波希望改變生活，他在開店致詞中也闡述了這種心境。而且，他不滿於校長的做法，周圍的人又對他那不顧前後、勇往直前的態度感到不知所措等等，這些可能都使他感到厭煩。

當時的神田高等女校校長竹澤里，和鳩山春子等一樣，都是舊東京女子師範——東京女子高等師範的前身——的畢業生。她從經營私立學校的觀點出發，其營利傾向比教育傾向更明顯。例如，在新學年開始前，學校會款待市內的小學校長等，諸如此類的做法是每個私立學校都會嘗試的招生策略。而岩波的心情則不平靜：不配備學生教育和教師參考所需的書籍和教具，竟將錢花在這些地方！岩波對挽留他的一位女教師同事也曾說過自己的想法：不要戴　教育者的面具賺錢，如果想賺錢，就打　牌子、堂堂正正地賺錢。總而言之，岩波對教育工作的激情再也無法持續了。

離開教職之後，我拿定主意，要在富士山麓過從前就憧憬的晴耕雨讀的生活，連地方都想好了。可又想，自己還年輕，不到三十歲，便暫且將田園生活珍藏起來，想先過一段市民生活。眾所周知，自封建時代以來，就有士農工商之說，商人被認為是社會最低等級，但在盡社會義務方面，商人的做法未必就是卑賤的。如果盡力以廉價為人們提供必要的商品，那麼，既可滿足人們的需要，又可以維持自己的生活。如若這樣，經商也未必卑賤，它和官吏、教師不同，商人自由獨立，又沒有誤人子弟的擔憂，這樣想來，我便選擇了市民生活。我作為一介市民，決心開始經商，就是緣於這種心境。什麼生意都可以，還拜訪了當時在新宿經營中村屋的同鄉前輩相馬夫婦，徵求他們的意見。實際上，在相馬的指導

下，我還去待售的乾貨店看了一下。

在能夠看到富士山的地方農耕，是岩波長久以來的夢想，當時以及後來，岩波也曾多次和我講起。但他還在猶豫做什麼生意，開點心舖？還是經營飯店，讓人吃得既美味又便宜？如果開點心舖，要作為手藝人實習兩三年，妻子說，如若那樣，還是做裁縫吧，等等。相馬激勵他說：「根據我自己十幾年的經驗，在這個時代，經商也需要新知識，所以要打破舊習慣，採用全新的方法，反倒是學校出來的外行更有利，你一定要發奮一搏。」還說岩波將來一定能成為新宿有前途的人。

還有一件事很具有岩波特色。在終於決定開舊書店後，岩波以商量或宣佈的形式將此事告訴了很多前輩、朋友和後輩。即使在後來，岩波和別人商量事情時，大多是自己已經決定要做，即便別人勸他別做了，他也很少有就此放棄的。但他態度認真，使對方感到他是只和自己商量，非常感動。這不是策略性的，實際上，無論男女老幼，岩波非常尊重熟人的人格，對方也總被他的真情所打動，這的確是岩波重要的品德體現。話雖如此，當他說「只對你說」時，有時並不真的是「只對你」。但除少數人之外，誰都會無意識地這麼說，不值得對此過於指責。據說岩波在神田高等女校的學生們都拚命勸阻他不要辭職，只有一個人說：「如果老師無論如何都要做，那就做好了。」岩波高興地說：「你說得太好了！」但被岩波找來商量過，或聽岩波宣佈過這件事情的大部分朋友熟人，雖然沒有說出口，但都因為岩波正直、

莽撞的性格而對這個生意感到不安或危險。可我記得，當岩波到我這兒和我商量時，我立刻就說好了。

其實，岩波開舊書店也是機緣巧合。書店開業那年，即大正二年（一九一三）的二月二十日，發生了神田大火。在火災中被燒的舊書店尚文堂，在自家店的旁邊新建了一個舖位出租。與岩波同縣出身的伊東三郎是當時尚文堂的特定代理，經常出入神田高等女校，可能以前聽岩波說要做生意，便向岩波推薦租這個舖位。地點靠近神保町的十字路口，位置極佳，房子是新建的兩層樓。換成現在的話，新手不可能租到這樣好的位置。原本舊書店就不需要太大的資本，也無需長期鍛煉，而且經營的還是和自己以往的生活密切相關的書籍，容易上手。

就這樣，是年暑假，一家人放棄了旅行的計劃，七月二十二日從大久保百人町租借的房子，搬到神田區南神保町十六番地的租借店舖裏。二十九日，神田高等女校的送別儀式結束後，岩波就徑直拉　車去書市了。那時，岩波在給自己的學生、後來成為堤經理妻子的坪田久子的信中也寫道：「今天，學校的送別儀式結束後，徑直去了舊書市，採購了很多書籍，用車拉了回來。無限感慨。」終於，八月五日迎來了書店開業，岩波年方三十二歲。在百人町商量店名時，夫人說不喜歡只知商號而不知店主是誰，不如直接將姓作為店名，起名岩波書店吧，岩波也贊成道：「嗯，這樣反倒好。」便定為「岩波書店」。

開業的資金，來自賣掉信州諏訪中洲村的田地所得。岩波以前就討厭做所謂的「不在地主」收取佃租，田地一直委托叔父岩波音藏管理，而叔父後來也辭退了這份工作，岩波就決

定賣掉了。據夫人說，開店前一年偶然豐收，因此田地賣價較高，賣了八千五百日元，只留下宅地。岩波在回鄉處理此事時，周圍的人都說，動用祖上留下的田地真是荒唐。當　這些人的面，音藏雖嘴上反對，但內心還是同情岩波並同意他這麼做。據音藏的女兒小山常代說，離開村子到上諏訪開米店、並成為有錢人的伯父源吉，喝了酒像紅臉關公一樣滿臉通紅，揮舞　大刀，怒喊道：「我要殺了音藏和茂，賣掉祖上的田地，這是怎樣的報應啊！」二人藏在倉房裏，源吉面對音藏妻子一個人的辯解，不斷叫嚷：「讓音藏出來，讓茂出來！」當時，周圍滿是圍觀的人。從未聽岩波說過這位源吉伯父平素待他好，而夾在他們中間、同情岩波並為他擔心的音藏，多年之後，他對岩波成功的喜悅之情是可想而知的。

書店開業前，神田警察署遲遲不下批准。為此，朋友吉田圭找到時任警視廳保安科科長的長谷川久一（日本中學及二高的同窗，後成為警視總監），向他介紹岩波的為人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神田警察署的巡查就專程送來許可證，說了一番恭維的話後回去了。八千日元的資本，在用於室內裝修等花銷後，還剩不到七千日元。開店伊始，為填滿書架，花了二千日元購買書籍。第二年也花了二千日元，第三年又花了二千日元，漸漸地變得心中沒底了。

正如岩波在告白中說的那樣，開書店源於他非常樸素的心願，即作為一名自由的善良市民，獨立經營生活，至於後來立志為日本文化做貢獻等等，並不是當初所預期的。他在「回顧三十年感謝晚宴」上也說：「我開始做生意，是源於一種極為消極的情緒，即隱身市井，謀求一個家，過一種責任輕、內心沒有痛苦、稱心如意的生活。開始時，並沒有為日本文化多少做些貢獻，或為振興學術稍盡綿力等等的抱負。自青年時代便為之苦惱的人生問題，歸根結底是生死的問題，即便到這個年紀，我仍沒有可以與人言的信念。但是，只要不否定生命，那麼，沒有他人的照顧就一天也生活不下去。因此我想，應盡量不麻煩別人，即使是身邊的小義務，也應盡力忠實地履行。無論是做零售業還是出版業，我唯留心不忘此事。是這種生活態度帶來了今天的成果。」這是他的謙遜，但也是他毫不虛偽的告白。

他向大家寄去如下致詞，作為開業通知：

肅　秋風涼冷之時，謹祝健康平安。野生為擺脫無激情生活之束縛，且為免誤人子弟之不安與苦痛，辭去教職，自一介市民之生活，求早已冀望之獨立自營之境地，創辦下列書店，經營新刊圖書雜誌及舊書買賣。

借鑑以往身為買主之諸多不快經歷，以誠實真摯之態度，盡力為大家謀求便利。

希望作為獨立市民，度少偽之生活。欲以不才之身及貧弱之資，步入艱險世路，披荊斬棘，在自己之領域開拓出一片新天地。深知必會遭遇諸多困難，為實現野生新生活中極少之理想，懇請給予同情、幫助，幸甚之至。敬具

大正二年九月　　東京市神田區南神保町十六番地（電車站前）

岩　波　茂　雄

（電話　總機　四二五四）